

南京往事

Once upon a time
in Nanjing

（上）

曾忆金陵，时光催情，人之常情，不过爱与生与死。

粥小九——著

黑马作者粥小九
忆城之作

旁人道江柔找上李明恺，是贪图一时新奇。
后来她发觉自己对这个男人，确实是一种贪图。
贪图他百无禁忌的性情，也贪图他丹忧不泯的爱情。



江苏凤凰文学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南京往事

Once upon a time
in Nanjing

①



粥小九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南京往事:全2册/粥小九著.--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4

ISBN 978-7-5594-3439-5

I. ①南… II. ①粥…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46788号

书 名 南京往事
作 者 粥小九
策 划 北京记忆坊文化
责任编辑 白 涵 刘洲原
特约策划 暖 暖
特约编辑 诗 杰 朱 雀
营销编辑 杨 迎
封面设计 80零·小贾
封面绘图 三 乖
版式设计 天 缈
发行平台 有容书邦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三河市国新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字 数 508千字
印 张 18
版 次 2019年4月第1版, 2019年4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3439-5
定 价 56.00 (全二册)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010-57194853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Contents

楔子·月夜

006 第一章·初识

037 第二章·木簪

062 第三章·麻烦

084 第四章·线索

106 第五章·破碎

128 第六章·明萱

158 第七章·出走

180 第八章·许心

202 第九章·新年

229 第十章·伤痕

263 第十一章·败北



2007年1月。

月影憧憧，连日的大雪裹挟着尘埃铺洒于大地，凉风里透着潮气。

南京邻县郊区小村外，弯曲泥泞的公路旁，一辆破旧的小面包车悄无声息地停着。

不一会儿，车内传出两个男人交谈的声音。

“不行，我还是觉得太冒险了。老大回来要是知道，非把我们的皮扒了不可。”

“刘方扬，这都什么时候了，你不要怏啊。”

“陈探，你有没有想过，这种事万一出个什么幺蛾子……”

“我们不是都商量好了吗？直接冲过去撬门只会打草惊蛇——万一村里有接应的呢？再说，等她失手了我们再冲进去也不迟。而且南哥都蹲过点了，那里面没人！”

“可是……”

“你们俩别磨磨叽叽了，有完没完？”

这时，一个低低的女声打断了两个男人的讨论。

江柔扶了扶深色的帽檐，露出小巧精致的白皙下巴，她歪头分别递给两人一个眼色，不甚耐烦似的：“干还是不干，给个准话。”

陈探说：“干！”

刘方扬跟着说道：“行吧……”

几分钟后，面包车上溜下来三个人，趁着夜色潜入附近的小村里。江柔个子最小，纤细伶仃，夹在两个男人中间，存在感极低，不仔细分辨竟然很难看得出来。

避开有狗的农户，几人猫着腰来到一处低矮的平房外，贴着墙根蹲下身子。

平房配的是老式卷闸门，年代已久，隔着几米就能闻到铁锈味。此时大门紧紧锁着，房间没有窗户，仅靠离地约三米处的一方气窗透气。气窗处不见半点光源，里头一片漆黑。

一周前，陈探带来可靠消息，这间隐藏在小村里的旧仓库，其实是警方正在追查的拐卖团伙的一个中转点。因为某些原因，他们将这件事压了下来暂时没有上报。

陈探早在小村两个出口安排了接应的人。他们仨打头阵：刘方扬负责放风，陈探则带着江柔绕过大门口来到屋子侧面的气窗之下。

“江柔，有任何不对劲你都要大声喊，知道吗？”陈探心里隐有不安，一遍遍地小声叮嘱，“能直接取证最好，不能的话就用相机拍下来。”

“知道了。”

“如果……我的意思是如果，当然这种可能性非常小，你要是看到了不好的东西，比如……尸体，千万注意，别破坏现场。”

“我知道。”

陈探深吸一口气，伸手扶住破败冰冷的墙壁，慢慢站起来：“行，那来吧。”

江柔冲他张开手臂，他用双手托住她腋下，一下子就将她托举起来。高度足够时，江柔忙踩住陈探的肩，将上半身一点点挺直，等到视

线与屋子上的气窗齐平时，立刻将手探进去扒住窗边。

她轻声道：“到了。”

说这句话的时候，她哈出的热气形成了白雾，有些蒙住了视线。江柔挥挥手打散白气，稍稍探头。屋里气味极其难闻，即便是在寒冬，有机物腐败的臭气仍旧扑鼻而来，比垃圾站还不如。

她先掏出手电筒，在屋里照了一圈——如陈探所言，里头空无一人。

四四方方的一个破仓库，除了墙角堆着几个边缘沤烂的巨大纸箱子以外，正中央还摆着一把生了锈的金属折叠椅，椅边零散摆着十几个白色的一次性塑料饭盒，有的还插着筷子。

“没发现什么可疑的，我下去看看。”

“进得去吗？”

“没问题。”

这气窗实在太小，小得只够钻进去一个半大孩子。偏偏江柔仗着身材优势，勉强能将自己塞进去——所以那个时候，陈探他们才找上了她。

江柔拨开外套，里头穿着一件市面上很常见的矫姿背心。唯一不同的是，腰部进行过改造，多缠了很多道束带，可以当作下降的绳索。江柔解开束带，将自由端递给陈探。

“我下去了。”

“嗯，小心。”

陈探紧紧攥着束带的一头，仰头望着江柔在月光下一点点钻进屋里去，被黑暗彻底吞没。

束带另一头通过登山扣固定在江柔身穿的背心上，伴随着她一点一点下降，束带越绷越紧。

没一会儿，江柔成功触底，解开了身上的登山扣。她先检查了地上堆积的饭盒：从食物残渣来看，这里头起码有超过十份主食，并且这些饭盒不是同一时期留下的——有的已经生了厚厚的霉菌，有的却像是近

期才留下的。

这里时常有人来？

江柔暗自思忖，心生疑窦：陈探的人在这里轮岗蹲守了一个多礼拜，怎么说从没见人进出呢？这么想着，她又在屋里巡视一圈，甚至把墙角的纸箱子每一个都打开看了，却一无所获。

江柔有一点扫兴，抬头看向来时路——透过气窗，刚好能看见明月当空。

同样的明月下，李明恺这个时候，应该已经睡熟了吧。真可惜，没有你在的时候，我们好像经常徒劳而返。

这么想着，姑娘轻轻叹了口气，准备原路返回。可就在下一秒，她突然刹住了脚步。江柔感受到一丝细弱的风——在这个只有气窗的密室型仓库里，她却感受到地底窜上来的，潮湿而温暖的风。

江柔心头一动，缓缓低下头去，顺着那丝丝缕缕的风，将手电筒凑近探看。只见那个堆了纸箱的墙角，有一处不易察觉的缺口，大小刚好够伸进两根手指。缺口处绵延开去，有不仔细看很难察觉的裂纹——像极了因岁月变迁自然裂开的痕迹。

江柔的心，因为某种猜测而剧烈跳动起来！她立刻关掉了手电筒，并迅速向悬挂着束带的气窗跑去！

可惜已经晚了。方才探照的时候，手电筒光线已经经由那个缺口漏了过去。

几乎是同时，地底传来急促的脚步声——

如江柔所想，这间屋子还藏着一个地下室！并且，那里头一直都有人守着！

江柔心如擂鼓，将摸到束带，顾不得扣上登山扣，便揪着带子往上攀爬。与此同时，晦暗的角落，一处边缘不规则的大块地板被一股大力猛地掀开！

手中的束带一紧，外头的陈探立刻知道江柔准备出来了。他打起十二分精神，屏息凝神，攥紧了拳头。

“啊！”

陡然间，一声凄厉的惨叫划破夜空，炸响在他的耳边。顷刻间又静默无声。

而他手中的束带突然失了重量。

第一章·初识

2005年，初秋。

日光暗淡，风卷尘埃。

站在南京禄口机场外，面对着陌生的城市，江柔突然想起几年前，一个爱好占星的朋友给她“占过一卦”。具体何解她已经记不清，但记得一句话。

“江柔，你的星落在江南。”朋友这么说。江柔问，星是什么。她说是缘分。

缘分这东西玄妙得很，由不得人不信。

等了一会儿，江柔的视线里出现一辆车。她双眼裸视2.0，连车牌号都看得一清二楚，是一辆军绿色的白牌车。车门很快被人打开，一条穿着白色运动鞋的腿先迈出来。不过短短一秒，光影变换，车门后头闪出一个瘦高的少年。

前些日子，《超级女声》全国总决赛刚刚结束。《南方都市报》评论它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朵奇葩。可能是因为自从李宇春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社会上开始大量涌现出一批性别特征不甚分明的少男

少女。

江柔之所以突然想起《超级女声》，是因为觉得从车里下来的那个细皮嫩肉、粉雕玉琢似的少年，实在不像一个汉子。她站在原地，打量着那个长手长脚、不知该叫哥哥还是姐姐的人朝自己小跑而来。

“嘿，你就是江小柔？”

少年人特有的明朗清澈的嗓音，上下微动的小小喉结——原来是个男孩子。原来，江南不只是女孩子如诗如画，男孩子也这样秀气好看。

秀气。

这是江柔对南京的第一个印象。

“我是。不过，我叫江柔，不是江小柔。”

江柔微微仰头，一面回答他，一面在心里猜测他的身份。那个女人送她来之前，同她讲过，那家人有一个儿子，年长她三岁，让她管他叫哥哥。

江柔想起这些，目光淡漠许多。笑话。那个女人让她叫，她就要叫吗？那个女人还让她管自己叫妈妈呢。江柔无不嘲讽地想，她配吗？

“我姓谈，谈昭远。我和阿恺是发小，我们两家是世交，也是邻居。”少年又开口，“阿恺今天有事脱不开身，托我来接你。江柔，很高兴见到你！”

原来他不是李明恺。

少年言语规矩有礼，举手投足间，十足的大家风范。他伸手接过江柔的行李箱，偏过头冲她笑。可那笑容，是不入眼底的，倒也有大家公子与生俱来的倨傲。

“只有这一个箱子？”提了江柔的拉杆箱，谈昭远不免诧异，“我记得阿恺跟我说过，你这次，是搬去他们家长住……”

江柔说：“我的东西不多。”

除了几套换洗衣物和必需品，没什么值得带走的。

谈昭远没再接话，倒是不动声色地观察江柔：不论是从身量还是五官上看，她都不像一个十五岁的北方姑娘。不超过一米六的个头，皮肤

白皙透亮，五官小巧清秀，看上去比实际年龄更小。而且她说话柔声柔气，人如其名。

尽管如此，江柔并不显得小家子气，这姑娘眼里没有半点胆怯畏惧，平平静静打量他，也任他审视自己。谈昭远没有多问，只是笑：

“确实不需要带什么，有短了缺了只管告诉阿恺。他看着不靠谱，但你的事情他肯定会放在心上。”

他一共没说多少话，却句句不离李明恺，江柔暗想，两人关系倒是真好。

谈昭远将每件事情都做得周到，拉开车门也不忘记伸手拦着以防江柔磕着脑袋。江柔极少被人如此对待，在车门前怔愣片刻，只沉默地坐了进去。

司机是李家的，谈昭远给江柔介绍，让她叫他宋叔。宋叔面相和蔼，笑时眉梢向上吊起：“这姑娘生得俊俏，跟小萱多像。”

江柔不知道他口中的小萱是谁，眼带疑惑，偏头望向谈昭远。后者神色微僵，不留痕迹地将话题带过去：“宋叔，先走中央路，带小柔看看南京城。”

他叫她小柔，南方少年，语气软得很。

车子进入城区，周遭的景与物变得繁杂，谈昭远同江柔介绍沿路的景致，哪里是秦淮河、夫子庙，哪里是中山陵、玄武湖公园。江柔对南京完全陌生，他却了如指掌，说得细致入微。

许久，见她毫不动容，谈昭远才慢慢停下，语气里带了歉意：“不感兴趣吗……这以后就是你的家，我想让你多了解一些。”

这以后就是你的家。

江柔淡淡看向窗外。她觉得这句话听上去像个笑话。

宋叔从后视镜看了江柔一眼，会错了意：“真是是个内向的孩子。”

谈昭远接茬道：“可不，这么‘安森’，乖得很。”

江柔没听懂谈昭远口中的“安森”为何意，想来是南京话，不过结

合上下文理解，大约是安静乖巧的意思。

宋叔轻笑，说话间也带了南京话独有的腔调：“莫怕，待到跟小恺待两天，都要防着别上房揭瓦。”

谈昭远随着笑起来，这次是真笑，眉眼俱弯，牙齿整齐洁白。他轻声回应：“哪不讲呢。”

他说这话的时候，正看见江柔似懂非懂地回头看自己。她的目光撞上他的笑颜，突然不好意思似的又把头转了回去。

谈昭远寻常打交道的姑娘，没这样害羞的，他心里觉得可爱，忍不住伸手摸摸她的脑袋，换回了普通话：“这丫头，别紧张啊。”

江柔的脑袋挨着他的手掌，他掌心温热，她的心跳突然漏了半拍。下意识想要躲开，但第一秒没反应过来，就失了先机，只好不尴不尬地受着。好在很快，谈昭远收回了手。

没多久，车子驶进一个绿荫环绕的大院。江柔看见拐弯处的路牌上写着“龙蟠中路”。拐过两个有人站岗的路口，车子慢慢停下。

“到了。”

宋叔将车子开去停车库，谈昭远取了行李箱，领着江柔去李家。

一栋样式简单的白色三层洋楼，和大院里其他住户一样。谈昭远按响门铃后，很快有人来开门。是一个年过半百的阿姨，姓沈。谈昭远在路上跟江柔介绍过沈姨，她是宋叔的妻子，已经在李家做了十多年保姆。

沈姨穿藏青色改良旗袍，棉麻质地，乌黑的发在脑后绾成旧时式样的髻，斜斜插着一根手工雕的木簪子。看见来人，她微笑着同两人打招呼，笑容和打扮一样朴素而雅致，继而面向谈昭远，面色略带尴尬，欲言又止。

“怎么？”谈昭远察觉出不对劲，伸头往里张望。

就在这个时候，从屋里传来一声闷响，伴随着听不分明字句的喝声，隐约能感受到声音里的滔天怒气。

“难道……”谈昭远脸色变了变，求证般看向沈姨。后者神色凝重

地点点头。

他们的哑谜江柔看不懂，她懵懵懂懂仰头，只见谈昭远缩一缩脖子，将手中的行李箱交给沈姨，清了清嗓子温声道：“沈姨，小柔我送到了。那什么，我今天就不叨扰了，苏阿姨还在等我回家吃饭。”

——说完，温文尔雅地立定转身，逃之夭夭了，留下不明就里的江柔，和沈姨大眼瞪小眼地望着彼此。

“唉，也不知道给人家留个好印象。”沈姨叹口气，自语道，又换上一副亲切的面孔，对江柔说，“你就是小柔吧。一会儿……一会儿别被吓着啊，往后你会习惯的。”

“习惯”两个字还没说完，客厅东侧一间紧闭的房门突然大开，虎啸狮吼般震慑力十足的怒喝声在整栋房子里炸响开来。

“小沈！把马鞭拿来，老子今天抽不死这个不省心的熊伢子！”

江柔还没反应过来，胳膊上一股力量传来，转眼间沈姨已经拉着她到了房门口。

“先生，江家的女儿已经来啰。”

她说着，手下微微用力，将江柔向前轻轻一送，显然试图用她的到来吸引那位“先生”的注意力，以期平息他的怒火。

这算是个什么待客之道江柔还没厘清，已经朝前踉跄几步，等到她立定在房门前，却只顾愣愣看着房里的一切。

厚重窗帘的遮挡下，屋里光线昏暗。地上铺着花纹复古的羊毛地毯，地毯中央昂首跪着一个穿黑色短袖T恤的少年。少年年纪与谈昭远相仿，却肩宽体阔，露在外头的大半截胳膊精壮修长，肌肉匀称紧实。

江柔细细看去，却见他裸露的皮肤上有斑驳的伤痕。她心中微愕，蓦地感受到一股慑人的力量，她不由自主地回望过去——正迎上他的目光。

少年嘴角破裂，渗着些血丝，却微微翘起一个桀骜的弧度。利索的板寸下，他的面庞轮廓棱角分明，带着迫人的英气，细黑的眸子幽深沉静。

他是李明恺。江柔先收回与他对视的目光，在心里说。

李明恺面前站着的中年男人同他有几分神似，身材魁梧，青筋暴起的手里捏着一根高尔夫球棍，五官的辨识度极高。

江柔曾见过他，知道他叫李卫平。三个月前，在江柔父亲的葬礼上，他还跟江柔说过话。江柔一直都知道，像父亲这样的生意人有很多朋友，只是没想到在他死后，自己会在葬礼上见到那么多陌生的面孔。其中竟然还有一个叫作李卫平的伯伯，许诺要代替父亲来抚养她。

李卫平让江柔管他叫李爸爸，说会给她最好的照顾。江柔却觉得听起来很可笑，因为她的生母明明还在人世，怎么也轮不到一个外人来收养自己。可是笑话叠着笑话而来，那个女人因为在国内的生意忙得脱不开身，竟然爽快地答应把江柔送去南京的李家寄养。

江柔打了一通国际长途，当她捏着电话，听见那个女人说每个月都会寄很多生活费给她的时候，笑得连她自己都可怜自己，却一时蒙了心，还觑着脸恳求那个女人。她说，要是我不怪你跟爸爸离婚，不怪你早年就丢下我出国去，我愿意去国外，我会乖乖的，不给你惹麻烦，你能不能答应不把我送给别人呢？

能不能呢？

可那个女人支支吾吾，跟江柔解释。她说，小柔你不知道，妈妈在这里根本顾不上你。而且你这个年纪心绪本来就不稳，跟过来的话，很容易因为周遭环境变化太大而学坏。

她说，那个李伯伯啊，是你爸爸年轻那会儿当兵时过命的好友，现在在南京市有头有脸的人物，家大业大，保准不会亏待你的。

噢，这样啊。听起来真不错。江柔看着自己的手转着电话线，没怎么用力就扯了下来。

然后，她只身来了南京。

很显然，江柔身单力薄，在偌大的南京城里，唯一能够倚仗的，就是李家人，她没有与他们交恶的理由。在心里打过了小算盘，江柔不自觉打了个颤，微微后退半步，把怯懦的目光投到中年男人身上，就像

是——被眼前这一切吓唬住了。

“把凶器放下吧，你别吓着人家小姑娘！”出声的是李明恺，声音低沉，中气十足，已经完全褪去了少年人的青涩，但言语格外欠抽，丝毫没有挨打者应有的觉悟。

江柔暗忖，自己好心想帮他一把，他都不晓得少说两句借着台阶下。硬骨头，怪不得要被打成这样。果然，李家伯伯一听这话，目眦欲裂，被刺激得举起手中高尔夫球杆，又要开打：“你这熊伢子！”

“啊！”江柔做戏做全套，救人救到底，假装被吓着，惊呼一声，抱头蹲下瑟瑟发抖。

女人生来就是演员，这句话不假。

李卫平连忙丢开球杆，大步走到她身边，再不是方才的满满怒气。他低声哄道：“囡囡，别害怕，我跟你哥哥闹着玩的。”

沈姨趁机去扶李明恺，心疼得直叹：“怎么打得这么狠，到底是个孩子啊……”

江柔慢慢抬头，看向身边的男人，也有宽阔的肩膀、坚毅的脸庞、青色的胡楂。看着看着，心里突然一阵揪疼——会哄自己的人，再也不可能爸爸了。

她本来只是演戏，因为明白只有示弱才会得到关注，怎么也没料到把自己演了进去：眼睛狠狠地红了一红，紧紧盯着男人。后者望着她，眼里现出深深的动容。

“别怕，咱爸从来不跟女人动手。”

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麻利站起来李明恺插嘴道，一面伸手来摸江柔的脑袋。

这里的人，喜欢摸自己脑袋。这是江柔对南京的第二个印象。不喜欢，但，也谈不上讨厌。

“有你什么事？还不快把妹妹的行李送到房间去！还在这儿晃荡！”

李卫平虎着脸一脚踹开李明恺，转过来却冲江柔微笑：“你哥没个

正经，不要搭理他。”

顿了顿，他又转头一声断喝：“回来！跟妹妹说，你叫什么？”

江柔眨了几下眼，偏头去看李明恺。后者靠在门外楼梯栏杆上，双手插在长裤口袋里歪头看她，眼里是意味不明的乖张笑意：“李明恺。小学应用题里头老出现的那个李明，竖心旁的那个恺。不过名字你也用不着，往后你得管我叫哥。”他又笑得更得意一些，伸了伸脖子，“先叫一声听听。”

江柔从善如流，叫他明恺哥。

“不是明恺哥，是哥哥。”他坚持。

江柔别过头去，没有搭腔。

李卫平作势要呼他巴掌：“行了行了，少贫，得了便宜还卖乖！”

李明恺不以为意，转身上楼去了。

那天之后，江柔在李家住下。

李明恺是李家的独子，母亲俞晴是享誉国内外的歌唱家，近几年常常应邀出国进行文化交流。

江柔来之前她已经离开数月，还有几日才会回来。而李卫平，据沈姨说，除了偶尔回来办公以及收拾李明恺之外，很少能有机会安静地在自家餐桌上吃顿便饭。

于是次日清晨，李家餐桌上，只剩下江柔和李明恺两个人吃早餐。江柔习惯于这种冷清，早些年她一个人在家的日子数不胜数。看起来，李明恺也习以为常。

李家的椅子一水儿的古典欧式风格，李明恺屁股搁在椅面上，两只胳膊撑着扶手，半仰着头微微眯眼，一副老子是大爷的舒坦表情。他面前的海碗里盛着沈姨赶早去大院食堂里打回来的现磨豆浆，他用大掌托着送到嘴边，“咕嘟咕嘟”几声就全数下了肚。

“小家伙，想去哪儿玩？”李明恺掰着热腾腾的包子，一边抬头问江柔。他叫她小家伙，完全是有理有据。江柔个子小，人又极瘦弱，一